

第一章

夏夜，烏雲蔽月，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血腥味，一刻鐘前還笙歌不輟的皇宮裡，此刻萬籟俱寂，燈火齊滅。

男人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出殿宇，將染血的長劍往長廊一扔，朝外頭的園林而去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，隱約可見黑影從他身旁掠過，在宅院裡穿梭著。

他視而不見，走進園林裡，像是疲憊到了極限，找一處草地隨意躺著，直到一抹月牙白的影子在他面前逐漸成形。

那是個男人，面貌俊美無儔得任誰都會多瞧一眼，然而無數黑影瞧見了他，皆畢恭畢敬地退上幾步遠。

見狀，躺在地上的男人笑了，脫口問：「陰司官？」

那身著月牙白袍服的人不語，只是靜靜瞅著他，神色瞬息變了又變。

「我等你可久了，拘魂吧。」男人笑眯了璀璨如星的黑眸，帶著萬分期盼和無可遏制的喜悅坐起身。「來呀。」

「……就為了讓人拘你的魂，你就大開殺戒？」月牙白人影的清朗嗓音透著惱意和無措。

「倒不是，只是他們太吵了，吵得我睡不著……聽，這不安靜了？」男人逕自笑著，黑暗中，螢火般的光痕在漂亮的眸子裡跳躍著。「況且，我不就將地府裡較有品階的陰司官逼出來了？」

他活得太倦，這幾百年他躲躲藏藏，離群索居，只因不想被人察覺他其實不老不死。他眷戀著人聲卻又厭惡著人聲，在他心底，彷彿有兩個自己互相拉鋸，彼此折磨，教他乏透了。

他只是想像個常人般擁有生老病死，有這般難嗎？

「鳳巡！」月牙白人影好似沒想過他會說出這樣殘忍的話，怒喝了聲。

男子神色微訝地瞅著他，好一會兒後笑得更樂了。

「快呀，如果不拘我的魂，我就再添幾條人命。」陰司官知曉他的名字，這不就意味著生死簿上已有他的名？

月牙白人影瞬地揮出拘魂索，捲上了鳳巡的頸項，然而任憑他如何拉扯，就是拘不出鳳巡的魂魄。

「你這力道也太小了些，只會束得我難受而已……就不能給個好死？」鳳巡無奈嘆道，哪怕他是不老不死之身，但身為人該有的痛楚，他都感受得到，只是就算將他捅成馬蜂窩，他還是能傷癒而活。

拘魂索如疾電般抽回，月牙白人影無奈道：「拘不了！」

「拘不了？」笑意凝結在鳳巡的唇角。

「拘不了就是拘不了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。」

「什麼叫做沒法子的事？連拘魂的能力都沒有，算什麼陰司官？」鳳巡怒咆著，一躍起身，大步流星地逼近那月牙白人影，一把掐住他的喉頭。

但瞬間月牙白人影消失不見，他握在手中的肌膚化為虛無。

「陰司官！」鳳巡怒吼著，絕美的五官扭曲猙獰，殷紅的眼環視四周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好，敢跑……我就殺盡天下人，逼得你出現在我面前為止！」

鳳巡說到做到，在皇城中大肆殺戮，不過幾刻鐘的時間，那個月牙白人影再次現身甩出了拘魂索，硬是縛住了他染血的長劍。

「捲錯地方了吧？」鳳巡笑眯眼問著。

「你……真是可憎！」他抽回了拘魂索，瞪著渾身是血，傷痕累累的鳳巡。「不是我不肯拘你的魂，而是我拘不動你的魂！」

如果可以，他用拖的也會將鳳巡的魂給拖進黃泉裡。

如果他早知道他變成了這個模樣，他絕不會放任他在人世扭曲了自己！他雖是天之驕子，卻從未因為自己的身分而恣意妄為，要不是變得不老不死，獨居了五百年，被孤獨折磨得幾乎瘋狂，怎會視人命如草芥？

如果，那一晚他能阻止那一切就好了……

「沒本事也犯不著惱得眼眶泛淚，大不了再找個更有本事的來。」鳳巡冷眼注視，含笑譏諷著。

他怒眯著眼。「在下乃是城隍，緝捕逃魂乃是在下任務之一。」

「那為何拘不了我的魂？」

「有人對你施了咒，將你的魂定在這副軀殼裡。」城隍恨恨地道。

鳳巡微怔了下，喃喃自問著，「他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舅舅割傷了他，放任他的血一直流，再將他的血呈給父皇飲下，而後，父皇駕崩了，他被指控說弑君，被押進地牢折磨，卻也因而發現自己變成了不老不死的怪物。

有本事下咒的人，唯有他身為天官的舅舅。

可為什麼……為什麼要讓他變成不老不死的怪物？難道是怪他的出世害死了母妃，舅舅藉此報復？

「你無須胡思亂想，橫豎你再給我一點時間，我總會想出法子。」城隍如是道，竟然是好聲好氣的跟鳳巡商量。

「真有法子？」

「難不成我一個陰司官會連個天官的咒都解不開？」城隍冷冷掃他一眼。「不過，你得要答應我，不准再胡亂殺戮，擾亂人世既定命運。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？我的目的只是要陰差拘我的魂罷了。」

「你就不怕他日你魂歸地府時，得要為今日的殺戮付出可怕的代價？」城隍陰沉著眉眼，眸子像是要燒出一團火。

鳳巡笑得無所謂，「再可怕……也不會比現在的日子可怕。」

這人世間裡的人何其多，他卻無法融入，也受不了獨自一人，這種渴望、期盼又惶恐的滋味如同火焰般一再焚燒著他，他已經受夠了。

城隍注視他良久，半晌才道：「咱們一言為定，要是敢反悔者，任由對方差遣。」

「有意思，就這麼決定。」只要能讓他死，他不介意多等待一段時日。

鳳巡有了期盼，笑亮了眸子，見城隍要走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要是違約，總得有名有姓才能討債，是不？

「蘇破。」他回頭道，眸中藏著悲涼。

「我記住你了，蘇破。」

回憶在腦海裡迴盪著，教鳳巡笑著張開眼。

真是難得了，都幾百年前的事，今天居然莫名夢見。

那時，因為認識了蘇破，他難得的有了一個可以往來的朋友，教他熬過了一段無趣的日子，可後來也不知道怎地，蘇破突然不告而別，毀了兩人的約定，直到去年，他又憑空出現，毫不客氣地在他胸口挖出了個洞。

撫著胸口，鳳巡覺得那早已痊癒的傷彷彿還隱隱作痛。

雖說當初蘇破那麼做是為了幫他尋回表妹，要拿他的血為引，可取血就取血，有必要一出手就這般狠？也不想想是他毀約在先，都幾百年不見了，碰頭了都不需要解釋？反而還惡劣的對待苦主。

下回再撞見他，非要他好看不可。

暗自打算著，鳳巡翻身坐起，這才瞧見身旁竟睡著名小信，教他微揚起眉。

完事後，小信通常不會留在他房裡，這人是何時進了他的房，他壓根沒發覺，而且……瞧著小信面上的死氣，約莫已經死了兩個時辰左右。

這是怎麼著？

鳳巡逕自起身整理裝束，外頭突地傳來腳步聲，緊接著房門被砰的踢開，一行人衝進房內，他懶懶睨去，一雙像貓眼般泛著螢光的眸掃過入門的幾人，那幾人就突地頓在原地。

鳳巡著好裝後，大大方方地從幾人身邊走過，而這幾人好似沒瞧見他，任由他離開。

「爺要回宅子了？」信館外，一名身形高大修長的男子詢問著。

「不，走走。」鳳巡擺了擺手走在前，男子則是離個三步跟上。

旭日初生，走在大街上，街邊的店家已經開始開門營生，更有小販穿梭路邊，愈往東市走，人潮愈是熙來攘往。

流麗日光底下的街景格外鮮明，一個個的人與他擦身而過，他卻恍惚了起來，不解他身在何處，懷疑自己到底是誰。

他存在著，卻又與這世間毫無牽連，既是如此，為何他還存在？

「鳳爺！」

一把爽朗嗓音將跌進陰鬱中的鳳巡拉回，他回頭，就見一抹白色身影來到面前，他神色還恍惚著，像是一時間想不起那人是誰。

他與這人世間毫無瓜葛，除了他一手扶持的皇商馮家，又有誰會知道他？

「鳳爺身子不適嗎？」晏盡安打量他的神色，小心翼翼地問著。

鳳巡渙散的視線緩緩集中，落在那張清秀的面容上，徐徐揚笑，「許久不見，晏編修。」

「鳳爺這般喚我，豈不是折煞我了？去年要不是得鳳爺相助，在下哪能入朝為官？」晏盡安朝他施禮，眸底是滿滿的感激。

去年他赴京考春闈時，盤纏遺失，正愁著沒處可住，要不是得鳳爺相助，他真不知道這春闈要如何考，如今能夠及第進翰林院，可說是鳳爺的功勞。

「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，若是你每回見著我都要如此感激一番，我心裡可驚扭極了。」鳳巡笑說著，細細打量他那一身白。

當初幫晏盡安，當真是湊巧。

這幾百年來，打蘇破離開後，他盡可能地離群索居，不與人打交道，頂多是遇到些一腳踏進鬼門關，卻還掙扎不肯死的傢伙，會讓其飲下他的血，有的無效依舊被拘了魂，而幸運的可以與他同樣不老不死，好比方才等在信館外他的隨從陰陽，如今算來也讓他伺候了兩百年有餘。

直到一百年前，他實在是孤寂得快要發狂了，所以介入了人間，找上一戶馮姓人家，用他能探知未來的異能，讓馮家發跡，再讓宮中選定馮家為皇商，做這一切，就是為了讓人永遠記得他是誰，記得他的存在，而這點也確實實現了。

至於眼前的晏盡安，他會出手幫忙，是因為當時晏盡安也是穿了一身白袍，不知怎地總覺得記憶中似乎也有這麼一個人，可他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
可能是因為如此，當初他才會格外看蘇破順眼……唉，怎麼又想起那傢伙了？

總之，對於晏盡安，雖說是順手相助，他卻沒打算與他走近，畢竟不可能一直頂著年輕的面貌與他打交道。

他不怕被視為怪物圍剿，怕的是他又逼不得已地大開殺戒，當然，絕不是他守著和蘇破之間的約定，純粹是他厭倦殺戮。

「可是……」晏盡安面有為難之色，覺得鳳巡的恩情讓他無以回報。

「別說那些了，倒是你這時分怎會在東市，不急著進宮嗎？」鳳巡懶聲打斷他未竟的話，隨口閒聊著。

「今日休沐，正打算去市集找點吃的，說來我進京也有段時間了，卻少有機會能逛市集，嚐嚐京城風味。」晏盡安羞澀地笑著。

鳳巡自然清楚他話裡的意思。一個編修的薪俸能有多少？在京城這寸土寸金之地租屋，怕是薪俸就去了大半，日常飯食，不是吃翰林院供應的，就是自家開伙省錢，頂多吃吃街邊小吃，難得能夠上館子。

「正巧，我也正打算用膳，咱們不如一道吧。」

「如此好嗎？」如果可以，他也想盡一點心意略報恩情，可他實在是阮囊羞澀，真要他作東的話，他恐怕得去典當物品。

「自然好，我家酒樓在城南，離這兒也不算遠，聽說廚子近來做了新的菜色，你就陪我一道去嘗個鮮。」鳳巡也不管他答不答應，逕自就朝前走。

晏盡安急忙跟上，陰陽則隔了一段距離跟隨著兩人。

鳳巡邊走邊想，不知怎地，總覺得這樣的相處曾經有過，可為什麼他怎麼也想不起來跟誰做這樣的事？

遠處，一抹月牙白身影佇立著，看著他倆有說有笑地離開，驀地修長身形如煙霧般地消失。

近來到底是怎麼了？

鳳巡醒來，瞅著又一個死在他身側的小倌，冷冷地扯了下嘴角。

前些日子才鬧了一回，如今再來一回，虧他還特地挑了另一家信館，結果還是一樣……到底是誰想算計他？

在京城裡，別說跟人結怨了，連識得他的人，十根手指頭都算得完，而馮家人，一個個乖得像什麼似的，哪有半點冒犯他的心思。

所以，這究竟該做何解釋？

垂睫忖了下，他逕自整束衣衫，不一會聽見腳步聲，他也不躲了，等外頭的人以緝拿凶嫌的架勢闖入，他還忍不住地笑出聲。

這齣戲做得也太假，他人還沒離開房間，要捉他的人就上門來了，彷彿早就知道有人死在這裡。兩回都是如此，教人不懷疑有鬼都難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那人看起來像是已氣絕多時，你要如何解釋？」進門的有五人，帶頭的男人穿著官差的衣袍，粗聲粗氣地問著。

鳳巡擰了擰有點發皺的袍角，微抬眼，一抹螢光在他眼中乍現，眼前幾個橫眉豎目的男子，瞬間戾氣全消，面無表情地瞅著他。

「誰派你們來的？」鳳巡坐到桌邊，托著腮問著。

他呢，雖是姓鳳，但也承襲了母親天官樂家人的血，沒什麼太大的本事，但想要操控人心，對他而言不算難。

帶頭的男人以平板無波的嗓音道：「首輔大人。」

鳳巡微揚起眉，這答案實在是教他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他跟首輔從未接觸過啊。想了下，他又問：「他為何要這麼做？」

男人繼續用沒有絲毫起伏的聲音回答，「不知道。」

在他操控人心的能力之下，能夠保守秘密的人少之又少，此人應該是真的不知道，他只是聽令行事，想再追問細節也不過是浪費時間。

思及此，鳳巡換了個問題：「那麼，他是打算讓你們將我帶到何處？」

「首輔府邸。」

「所以，他現在在首輔府邸等我？」他笑問著。

「是。」

很好，他就去瞧瞧，到底是哪個傢伙使這般蹩腳又下作的伎倆逮他。

「帶路吧。」

五人轉身出門，鳳巡漫不經心的走在後頭，一樣守在信館外的陰陽則是得到他的示意，隔了一段距離跟著。

一行人來到位在城東的首輔府邸，側門的門房一見帶頭幾個，立刻放行，道：「大人在偏廳候著。」

帶頭的男子輕點著頭，便領著鳳巡朝偏廳而去。

才剛踏上廊道，五感敏銳，甚至能察覺鬼物的鳳巡便隱隱捕捉到一抹異樣氣息，然而才又向前走了一步，那抹氣息卻迅速地離去，他隨即運起輕功點地躍上屋頂追蹤，然而在過了主屋的範圍後，他便再也感覺不到那抹氣息，教他微眯起眼，躍上府邸裡最高的樓台，放開神識，細細感應四周，沒放過任何一個地方。

可惜，就是沒感覺到異樣。

他垂眼忖了下，一點頭緒皆無。

這整件事都十分古怪，首輔府也是，但其中最最弔詭的，該算是他竟然沒察覺小信進房，甚至死在他身旁……對方到底是用了什麼法子能讓五感奇佳的他壓根沒察覺？

只要是人，他不可能沒察覺……

思來想去，依舊摸不著頭緒，鳳巡也不急著釐清，橫豎這一次對方失手了，必定會盤算下一回，他就不信下一回還逮不著。

他從高處躍下，府裡下人撞見他時的驚詫到最終的無視，不過是眨眼功夫。

知道剛才自己的追擊已經打草驚蛇，再留在首輔府已經沒有意義，他便打算離去，他如逛大街般地繞過主屋，大方地走出正門，沒半個人攔著他。

然而，一出大門，他猛地頓住腳步。

「盡安。」他喊道。

早他一步踏出府邸的晏盡安不解回頭，看到是他，隨即快步上前。

「鳳爺，你怎會在這兒？」他看了看左右，再看向他身後的府邸，不禁問：「鳳爺剛從首輔府邸離開嗎？」

「你呢？」鳳巡不答反問。

上回一起吃飯，他和晏盡安算是相談甚歡，於是說好了，喚彼此的名字便成，只因他實在太喜歡晏盡安那不染塵俗的氣質，想著就幾年內與他交好，估計也出不了亂子，可偏偏自己追蹤的氣息不見，晏盡安就剛巧從首輔府邸離開，這點倒是教人挺玩味的。

「我在首輔府邸抄寫了一晚的冊子。」晏盡安面帶笑意，但任誰都看得出他的疲憊，他眼下一片青黑。

「怎會讓你在這兒抄寫了一晚的冊子？」

「唉，我笨手笨腳地弄髒了一本史料，慶幸的是首輔大人府上也有一本，所以趕緊謄寫一份，否則是無法交代的。」雖說疲憊，但晏盡安更慶幸的是自己遇上貴人，才能將大事化小再化無。

「是嗎？」

晏盡安一見他就開心，很想再跟他多聊幾句，然而見時間不早，只能趕忙作揖。「鳳爺，我得趕緊進宮了，不跟你多聊了。」

「你還要進宮？」

「當然得進宮，畢竟還未到散衙的時刻呢。」說著，晏盡安朝他施禮後，一臉抱歉地道：「鳳爺，我先走一步了。」

鳳巡擺了擺手，晏盡安便轉身離去，瞧他急得幾乎要跑了起來，鳳巡不禁微偏著頭，勾起唇角。

瞧他，活了千年倒也懂得疑神疑鬼了。

回頭看了眼首輔府邸，他哼笑了聲，頗期待對方接下來會怎麼出招，讓他這乏味無趣的日子添點樂趣。

城南，馮家酒樓。

皇商馮珏一下馬車便大步流星走進酒樓，從掌櫃那兒得知鳳巡在二樓雅間候著，他馬不停蹄地上樓，見陰陽守在門外，與他打了招呼便推門而入。

「鳳爺。」馮珏恭敬地喊著。

「幹麼那般拘束？」鳳巡好笑道。

「不知道鳳爺找我是有何事吩咐？」馮珏對鳳巡的恭敬是從小被父親耳提面命培養起的，打從骨子裡不敢造次半分。

「樂臨近來如何？」斟了杯茶，他隨口問著。

樂臨是他的表妹，也是當年被滿門抄斬的樂家後人。與她重逢後，才得知原來是舅舅用盡了最後的力氣將她送到另一個時空，也莫怪當初他替樂家人收屍時不見她。他是這幾百年來實在活得太膩，才開始尋找她的後人下落，原以為找到她的後人，憑藉同條血脈，興許能送他一程，豈料找到的卻是如假包換的樂臨，教他開心極了。

唯二教人遺憾的是，她壓根不打算嘗試殺了他，甚至還嫁給了馮珏的隔房兄長馮玉，唉，他要是早點找到她，就能阻止這樁婚事了。

忖著，鳳巡不由得瞪了馮珏一眼，好似透過他瞪著馮玉，誰教他倆像雙生子長得一模一樣，瞪著馮珏也等於是瞪著馮玉，讓他心裡爽快些許。

「挺好，聽說她在幫著馮玉管帳。」馮珏無奈地將臉垂得更低點。

他真是倒了八輩子的楣，馮玉這位隔房大哥娶了樂臨為妻，好處他全都拿了，壞事全都落到自己身上。要知道，樂臨除了是鳳爺的表妹之外，還是當今攝政王的義妹，皇上還特地封了縣主，讓馮玉夫憑妻貴，走路都高風。

「是嗎？」有點事做也省得閒到發慌。鳳巡輕點著頭，長指輕點著桌面，「坐呀，杵在那兒做什麼？」

馮珏無奈落坐，心想鳳爺欲交代之事恐怕是一時半刻說不完，才讓他坐，就盼不是什麼難辦的差事才好。

「馮珏，替我在城裡找座宅子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不成？」鳳巡眉眼一沉，戾氣橫生。

「不是，鳳爺誤會我的意思了，我只是想鳳爺怎會突然改變心思，想進城裡居住。」

馮珏當然清楚鳳巡為何獨自住在城北郊外的人煙稀少之處，鳳巡在那兒都已經住了近百年了，如今起了住城裡的念頭，他難免覺得意外。

鳳巡並未打算跟他解釋太多，隨便找了個理由，「不過是住膩了，換個地方罷了。」雖說他至今搞不清楚到底是誰找他的碴，但他總得給人家一點方便，住進城裡，對方機會才多，自己也才有機會揪住對方狐狸尾巴，是不？

「我知道了，會立刻著手處理。」

「我要現成的，今兒個就要住進去。」

馮珏張了張口，垂眼思索了下，小心的提議，「鳳爺，要不先住進我名下一幢三進的宅子可好？離東市頗近。」

「成。」

「那……. 可需備著幾名下人？」他知道鳳巡向來不喜閒雜人等在他身邊走動，但三進的宅子也還是需要人打理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馮珏恭敬地應著，面上卻有些猶豫，欲言又止。

鳳巡瞅了眼，語氣涼涼的說：「想說什麼就儘管說，難不成我還會吃人？」

馮家人一個個見到他就跟見鬼沒兩樣，要不是他們知曉樂臨是他的表妹，讓他們有了幾分依仗，恐怕連與他交談都難。

馮珏聞言，心底穩了些才道：「前些日子臨東市街口的一家信館，有個小信莫名暴斃而亡，聽說有官爺一早就進了房，卻找不到那晚的尋芳客。」

「喔？」他倒是把那小信忘了。畢竟人都死了，官爺想循線找人，合理。

「我總覺得這事有些古怪。」

鳳巡漂亮的眸子一亮，「何處古怪？」

「無端端的小信怎會暴斃，又怎會一大早的沒人報官，官爺就上門了？」馮珏斟酌著字眼，不點明鳳巡就是那位尋芳客，也認定鳳巡並不會無故傷人。

鳳巡聽完，看向他的目光多了些許欣賞。這傢伙可真是心細如髮，看出了古怪，而 he 會對自己提起這事，可見事情已在城裡鬧開，他則已經先差人了解過了，也莫怪自己想住在城裡一事，教他萬般猶豫了。

這算是護主？這小子，挺有趣的嘛。當年小小一隻跟在他爹身邊裝老成，可只要與他對上眼便嚇得臉色發青，如今長大了倒沉穩多了。

「所以官府貼榜抓人了？」鳳巡懶聲問著。

「是。」他看到畫像時，簡直傻眼，趕緊和馮玉商量了下，近幾日少讓樂臨出門上街。

鳳巡笑睇著他，「你怎麼不認為是那尋芳客殺了小信？」

馮珏幾乎是不假思索的道：「那尋芳客的妹子就住在城裡，要真是在城裡鬧出事來，恐怕會讓他妹子大大地發作一場。」是故，他認為鳳巡根本不可能也沒必要殺了小信。

鳳巡聞言低低笑開。是他教人摸得太透，還是這傢伙如此擅長洞察人心？

「晚一點，你就會知道另一家信館又死了個小信。」看來對方已經出招，想要把事情鬧大。

馮珏愣了下，不解地道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鳳爺深居簡出地待在城北郊外，幾乎是與世無爭地度日，除了馮家人知曉他的存在，再無其他人，在這情況下，怎會有人想對付他？

「我也挺想知道的。」鳳巡哼了聲。

正說著，樓下傳來陣陣的掌聲歡呼聲，他不禁推開了窗，往一樓大堂望去，驚見一樓大堂早已是坐無虛席，甚至人潮洶湧地將席間走道和門口都堵住，教他大開眼界。

「馮珏，這酒樓的生意這般好？我上回來時還頗算冷清呀。」

「鳳爺上回來時是早上，人潮本就不多，可這晌午時分，因為有說書人說書，所以通常都是高朋滿座，就連樓上的雅間都得提前預訂才成。」解釋著，馮珏俊雅的面容又露出猶豫之色，不知道有些話該不該說。

鳳巡沒有注意到，好奇的問道：「難不成這些人都是來聽說書人說書的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什麼故事可以吸引這麼多人來？」鳳巡頗有興致地倚在窗台，底下人頭攢動，瞧不見說書人到底是哪一個。

「稗官野史，說的都是些鄉野奇聞。」話是這麼說，可那些故事從他嘴裡說出就是分外真實，像是曾經發生過，卻被遺忘的一段歷史，才吸引了這麼多客人。

「正巧，今兒個我就聽聽到底有何引人入勝之處。」鳳巡回頭端茶，瞧他一臉欲言又止的糾結模樣，不耐道：「你到底還有什麼想說的？」

馮珏真覺得頭痛，可是不說，他又怕日後造成事端，只好簡略道：「當初我尚未找到我妻子之前，一直廣尋能人異士盼能替我找到妻子，而這一位說書人便是毛遂自薦的能人異士，當初樂臨會出現在天朝裡，也是他預測的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鳳巡沉著眉眼，迸現一絲戾氣。

「我擔心他是不是……」

鳳巡不耐打斷他的話，「我問的是，他預測樂臨會出現在天朝裡？」

當初樂臨跟他說，她是因為落水才會回到天朝裡的，誰有這等本事，竟連這種事也能預測？

就算是他，承襲了樂家的血脈，除了能操縱人心，更能觀生死、測禍福，但對於探知未來，他雖然可以做到，所能見的卻不多。

「正是，他預測了樂臨會出現在何處，且清楚告知我樂臨本身也有異能，能助我尋回妻子。」當年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和馮玉搶奪樂臨。

鳳巡揚起眉，心想這種事就算是自己也辦不到，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，而如今為何又只當個說書人？

「當初找到樂臨後，他就不告而別，直到今年初，他突然上門說要在酒樓裡當說書人，我一口就允了，可近來鳳爺身邊出了些事，我不禁想會不會與他有關？」若是與那人有關，自己可就難辭其咎了。

鳳巡正在細想其中關聯，卻聽見一樓傳來熟悉的悅耳聲響——

「咱們上回不是說了那慶德帝的故事？今兒個咱們就來說說慶德帝的兒子，那個承襲了天官樂家能力，能夠觀陰陽、測禍福的三皇子，他是慶德帝的愛妃所出，所以早就封了王，看似無限風光，然而他卻成了天官的祭品，被獻祭給慶德帝，助慶德帝能得償所願地尋找愛妃，而他本身卻因此不老不死，這千年來在人世間遊盪，隨心所欲的殺戮，恣意妄為的……」

「城隍！」鳳巡怒吼了聲，哪裡還認不出這嗓音屬於誰。

混帳東西，竟敢拿他的事充當說書的題材！

第二章

馮珏錯愕望去時，鳳巡已經從二樓縱身躍下，他只能趕緊下樓查看。

一樓大堂裡，驚呼聲不斷，只因鳳巡的出現。

一則是因為鳳巡那俊美得不可方物的面貌，尤其是那雙勾魂桃花眼，燃著怒焰，瀲灩生光；二則是因為他的手正掐在說書人的頸上；三則是……這張臉好眼熟，像是在哪瞧過，卻是一時想不起。

正當一樓大堂裡客人們議論紛紛之際，蘇破懶懶地拉下鳳巡掐在他脖子上的手。

「又招不死我，招這麼緊做什麼？」

「你這混蛋，竟敢拿我家的事當說書題材，你很想試試再死一回的滋味不成？」陰司官殺不殺得死，他不清楚，但總能魂飛魄散吧。

蘇破身為陰司官，當初是為緝他的魂而來，自然是清楚他的家世和那段過去，可他不願回想的往事竟成他取悅眾人的故事……蘇破可真懂得如何激怒他。

「唉，不過是混口飯吃，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地編個故事，由得你這般激動？」蘇破俊魅面容滿是無奈，看他的眼神像是看個使性子的孩子。

照理，這眼光該會讓鳳巡暴跳如雷，但他只是看直了眼，覺得莫名熟悉，彷彿許久以前，也曾有個人如此看待自己，一再容忍自己的任性……可弔詭的是這千年來的記憶，他無一遺漏！

這可笑的熟悉感，究竟是從何而來？

「罷了，被你這麼一鬧，今日就不說書了。」蘇破回頭望向從人群裡走來的馮珏。

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從今日開始，我不允許你在這裡說書。」鳳巡揪住他的手，便打算將他帶走。

「鳳爺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好不容易走到兩人身旁的馮珏低聲問著。「鳳爺識得蘇破？」雖說鳳爺方才喊的並非是蘇破的名，但光看兩人互動就不難猜想兩人是識得的。

「化成灰我都認得出他。」鳳巡憤憤地道，像頭瀕臨瘋狂的野獸。

蘇破無奈地揚起眉。「想讓我化成灰也不容易。」

「你給我閉嘴！」

「你才該閉嘴，也不想想有多少隻眼正瞧著你。」

「瞧著又如何？」

蘇破很蓄意地嘆得很大聲，就怕他不懂他的無奈。

眼見鳳巡手動了動，像是要再掐住蘇破，馮珏趕忙打圓場，「要不兩位上雅間小敘一番？」官府已經張榜通緝，榜上有鳳爺的畫像，他不確定在場的人究竟有幾個見過榜上畫像，不管怎樣，少露面才能少是非。

鳳巡沒細想，正打算拉著蘇破上樓，卻見酒樓大門走進了幾個官差，馮珏也瞧見了，一個眼神要掌櫃的上前攔人，打算先護著鳳巡上樓再說，然而對方像是打一開始就鎖定了鳳巡，一把將掌櫃的掃到一邊，直朝鳳巡而來。

「束手就擒吧。」蘇破小聲提議。

鳳巡冷冷瞅他一眼，一肚子火無處可發。

就算他也是這般打算，但從蘇破的嘴裡說出來就分外惹人嫌，彷彿蘇破早知信館發生什麼事，而且篤定是他幹的！

「鳳爺？」眼見官差走來，鳳巡絲毫沒有閃避的打算，馮珏不禁皺緊了眉頭。

要是讓鳳爺特殊的情況曝露，對鳳爺來說絕非好事，他擔憂將來會引發一連串不必要的麻煩。

鳳巡沒吭聲，直到官差拿著畫像走到他面前。

「你，跟我到府衙走一趟。」官差粗聲粗氣地命令著。

鳳巡睨官差一眼，那眼光像是在說：我活這麼久還不曾被人命令過，這混蛋到底是哪根蔥，敢與我這般說話！

可惱歸惱，為了一探究竟，再不滿他也得忍下。

隨官差走出酒樓，指指點點的人可不少，鳳巡置若罔聞，一心只想揪出幕後黑手，他絕對要那人生不如死。

「板著這張臉到底是想嚇誰？」蘇破涼聲說著。

鳳巡橫眼瞪去，「你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沒見過你落魄的樣子，想開開眼界。」蘇破一臉正經地道。

「很好，待我將這事處理完，我多的是本事讓你開眼界。」鳳巡咬牙切齒地道。

「那也得要你處理得完再說。」

鳳巡眼角抽搐著，懶得再搭理他。橫豎這傢伙的嘴吐不出像樣的話，少搭理他才能清靜點。

「這些年，你倒是也有自個兒的人了。」蘇破回頭看著幾步外的陰陽和馮珏，「多難得，竟是如此護主。」

「怎麼，他們不該護主？」

「護主也得要看對象。」他再中肯不過地道。

鳳巡閉了閉眼，告訴自己別跟個陰司官過不去，橫豎這傢伙都出現了，一會將事辦完，他就跟他算算帳。

踏進了衙門，鳳巡隨即察覺那日在首輔府邸裡的那抹氣息，隨即撥開前頭的官差，大步流星地奔進公堂，一見坐在公案後的男人，便幾個箭步衝向前，眼看著就要逮住人，一道凌厲的鞭影卻如電般地從他身旁竄過，捲住了男人的頸項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！」鳳巡揪住了拘魂索，回頭怒斥著。

「自然是做我該做的事，放手！」蘇破想扯回拘魂索，偏偏對方抓得死緊。

「他是我的獵物，憑什麼要交給你？」鳳巡扯下了拘魂索，男人隨即無力地倒在公案後頭，就見一抹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遁走。

「該死！」蘇破暗咒了聲，欲追卻被鳳巡擋住了去路，氣得他怒喝，「滾開！」

鳳巡也惱火到不行，一把掀起他的衣襟，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逮住人了！」

那日進了首輔府邸，察覺對方氣息，他就知道那是抹孤魂，且擅長依附在人體上，否則其移動速度不可能讓他追趕不上。

「剛才只差一步，我就能抓住他了！」

他的手是能碎魂的，只要他能扣住被附身的人的頸項，想將孤魂從男人身上扯出，實在是再簡單不過，偏偏這傢伙卻跟來鬧場。

「你在說什麼蠢話？如果不是你扯掉了我的拘魂索，我已經逮住他了！」蘇破怒紅了眼，「我已經盯著他一段時間了，好不容易逮住這機會卻被你破壞！」他可是做好了萬全的計劃！

鳳巡吸了口氣。「敢情你是拿我當餌？」

「千萬別這麼說，是你自個兒流連信館才會被他盯上的，我不過是守株待兔罷了。」

「蘇破，你這混帳！」竟然明知有人對付他還不稍加提醒，甚至拿他當餌！「我告訴你，你再怎麼守著我這棵大樹也沒用，因為下回再見著他，我會立刻掐碎他，絕不會讓你得逞回去領功。」

「你敢！」

「我有什麼不敢的？」他還真沒什麼不敢做的，當初他被父親和舅舅利用完後，他就被押進地牢，待他意識到自己不老不死，整座皇宮的人都因為他的悲痛一起陪葬，更別提往後的幾百年，他只要一時興起，滅了一座城也不是沒有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大人！來人呀，將這兩人押下！」後頭趕來的官差見知府倒在公案後，迭聲喊著，眨眼功夫，官差們抽出大刀圍了過來。

鳳巡冷冷看了眼，嘴角勾得又邪又壞，在一名官差持劍靠近的瞬間，他掐住了對方的頸項，用力之大幾乎在瞬間就要折斷他的脖子——

千鈞一髮之際，蘇破甩出拘魂索捲住他的手，硬是逼得他鬆手，怒聲斥道：「你在我面前做什麼？你答應過我不再濫殺無辜！」

「好笑，你當年都能不告而別，也沒依約拘我的魂，我還守什麼承諾？」這事不提便罷，如今提起他絕不會善罷干休。

「我是有要事在身！」

「要事在身？你有時間將樂臨從另一個時空拉回天朝，卻沒時間見我一眼，上回碰了頭，還狠狠地朝我心窩一挖……蘇破，咱們之間的帳可真難算了！」

「你跟我算什麼帳？我瞧你過得挺快活的，似乎也沒打算死了，我當然是由著你，況且我還沒怪你破壞我的大事，你竟敢惡人先告狀！」

「你到底是哪隻眼睛瞧我快活了？」

「需要我明說？你在信館裡不是挺快活的？」他真不知道鳳巡到底是何時染上了龍陽之癖，竟專找男人玩樂。

「你偷窺我？」鳳巡眯起眼。

蘇破咬牙切齒，「呸，我還不想弄髒我的眼！」

「髒？」

「還不髒嗎？男人跟男人算是哪回事！」

鳳巡哼笑了聲，大手隨即朝他身下招呼過去，「喏，就讓我教教你男人跟男人算是哪回事，讓你嘗嘗什麼是男人的滋味。」

蘇破羞惱地擒住他的手，「放手！」

「別怕，是人都有頭一遭的，啊……不對，你不是人，不過瞧你這模樣，說不準在世時也不曾開過葷，不如就讓我教教你男人怎樣才快活。」鳳巡貼近他耳邊低語著。「在我身下的小信一個個都是欲罷不能，欲仙欲死。」

「無恥！」

蘇破一個巴掌朝他臉上招呼過去，他動作飛快地擒住蘇破的手，眯眼冷道：「我的臉，是你能打的嗎？」

蘇破氣得渾身發顫，鳳巡冷沉與之對視，兩人對峙，直到向來寡言的陰陽開了口——「爺，要先離開這兒嗎？」

兩人側眼望去，才見在場官爺都被陰陽、馮珏放倒了，蘇破不見鬼差上門，確定這些官差並無性命之虞才鬆了口氣。

「鳳爺，我已經差人備了馬車，從側門先走吧。」馮珏見兩人冷靜了些許，趕忙領著兩人往側門走。

「我要是就這樣走了，你要如何善後？」鳳巡啐了聲。

「這……」雖然這事不好處理，但還是有法子的。馮珏想自己一定能解決。

「簡單。」蘇破說著，朝空中一個彈指，再看向鳳巡。「我幫你消除他們的記憶，也包括外頭圍觀的百姓，你可欠了我一份情。」

「好笑，我拜託你了？」鳳巡壓根不領情。

「橫豎往後會有機會讓你還。」

蘇破說著，逕自朝側門走去，身旁離了幾步遠的鳳巡卻像是被一股力道往蘇破的方向扯，教他險些撲倒在地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！」鳳巡吼了聲，用力站穩身子，蘇破反向被他往後拖似的朝他退了幾步。

蘇破穩住身形，回頭瞪去，「我才想問你在做什麼！」

「明明是你扯我！」

「我？」蘇破瞪著他，見他舉著手，而拘魂索還捲在他手腕上。

「收回去！」不要逼他，再逼他，他就跟蘇破幹一架，他現在有一肚子火，要是不小心將他打得魂飛魄散，他也愛莫能助。

蘇破啐了聲想將拘魂索收回，然而試了幾次竟然收不回，不由得喃喃道：「怎會這樣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鳳巡危險地眯起眼。

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收不回。」

「所以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什麼叫做你不知道？」鳳巡大步走向他，氣得想殺人了，蘇破的拘魂索猶如他身體的一部分，一端隱沒在他的掌心裡，隨著他的意念而動，現在他卻說他收不回去？

「就是不知道，我也是頭一回遇到這事，你凶什麼？」

「我凶？你沒瞧過我發瘋不成，要不我大開殺戒讓你開開眼界？」橫豎千年來他的雙手早染上了洗不清的血，再多添一點也無妨，就權充是他對這個世間不滿和憎恨的發洩。

「你以為我治不了你是不是？」到底知不知道他是城隍，怎麼說也算是個神，竟然還在這邊大放厥詞？

「來呀！」

眼見蘇破似要動手，馮珏忙道：「兩位，咱們還是先離開吧。」

他已經知道蘇破果然不是等閒之輩，若讓他跟鳳爺打起來，誰知道衙門會變成什麼樣？

兩人對視一眼，都使性子不理對方，各自走一邊，但鳳巡惡意走快，逼得蘇破得小跑步跟上。

蘇破暗自咬了咬牙，告訴自己，總有一天非要給他好看！

位在東市六坊底端的一處宅子，三進的格局，一進門便聞到甜美馥郁的花香，走在後頭互不搭理的鳳巡和蘇破不約而同地抬眼望去，就見林木枝極上是胭脂色的花苞，綻放的花朵由白漸粉猶如曉天明霞。

仔細望去，竟是沿著小徑栽植，互相交錯，樹態亭亭玉立，花姿明媚動人，隨風拂動，抖落滿香。

「西府海棠。」

「西府海棠。」

兩人不約而同地道，鳳巡話落，不禁看了蘇破一眼。

這西府海棠可是宮中珍品，民間少有，馮珏能得到西府海棠，應是宮中賞賜下來的，畢竟馮家這個皇商位置已經佔了百年，但蘇破能識得……是因生前身分不凡，又或者只是單純愛花？

「看來兩位都頗為風雅，知曉這海棠極品。」馮珏噙著笑意道，試著讓因他倆而緊繃的氛圍可以稍稍放鬆一些。

馮珏領著他倆再往前走，指著其中一棵介紹道：「這一株是從宮中移株來的，每年最盛開的一株。」

他邊說邊注意著兩人神色，暗自慶幸兩人已經冷靜不少，要不真大打出手，他真不知道該往哪逃。

「當年宮中海棠鬥豔，可其中我最喜歡的便是西府海棠，迎風俏立，嬌豔如少女，惹人憐愛極了。」鳳巡伸手，抓著低垂的樹枝嗅聞著那香而不妖的氣味，腦海中隱約浮現一幅畫面，一抹白衣人影就立在他的面前，喃著……

「春去冬來，萬物皆休，將我化為落葉埋入黃土，讓你成為海棠飛上枝頭。」

蘇破聞聲抬眼望去，俊顏不見波動，唯有那雙眸子隱隱洩漏心緒。

「想不到鳳爺竟能隨意吟詠如此詩意的句子。」馮珏說這話可不是逢迎拍馬，而是打從內心認為這不是鳳巡會做的事。

鳳巡愣了下，才知道原來自己將那莫名浮現在腦海中的句子吟出了。

「這不是我所作的，而是有人……」他垂斂眼睫，怎麼也想不起曾佇立在面前的那個人到底是誰。

「成為鳳凰才好飛上枝頭吧。」蘇破笑得萬分挑釁，任誰都聽得出他的惡意。

馮珏繃緊了下顎，惱蘇破為何唯恐天下不亂。

鳳巡懶懶瞅他一眼，「鳳凰還能飛上枝頭，你是注定只能埋在黃土裡。」

蘇破神色變了變，最終笑得更惡劣，「可不是，但有人連想進黃土都不能呢。」

霎時，鳳巡像是陣狂風來到他面前，單手掐住他的頸項。

「有人許諾我，他會找出法子使我解脫，可如今呢，五百年都過去了，信守承諾的人什麼都沒等到，只等到那混蛋的冷言酸語，你說，那混蛋該不該死？」

「有本事，你就讓他死第二回呀。」蘇破挑釁的道。

鳳巡怒瞪著他良久，突地笑眯眼，在蘇破還未讀出他的企圖前，他已經俯身吻上他的唇。

見狀，本要勸架的馮珏和陰陽呆愣在一旁，不知道該作何反應，更別提苦主蘇破，他瞪圓了眼，像是搞不懂他在做什麼，直到他的舌鑽進他的唇腔裡糾纏著，才教他猛地回神，狠推了他一把。

可憐的是，他忘了兩人被拘魂索綁在一塊，於是當鳳巡被他推得往後倒時，他也跟著被拘魂索扯進他懷裡。

「欲擒故縱這招不錯，我個人挺喜歡的。」鳳巡理所當然地擁住他，這才發現寬袍底下的他竟顯得纖瘦，忍不住摸了他幾把，感受下他實際的身形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蘇破羞憤欲死，扣住在自己身上遊移的手。

「嗯……挺翹的，可惜瘦了些。」鳳巡煞有其事地掐住他的臀瓣。

他就是看準了蘇破是那種老古板的人，比起喊打喊殺，這種調戲更讓他無法接受，才會做出這些舉動。

只不過這結果，倒是出乎他意料的有意思……

蘇破抽了口氣，拉住了他的右手再扯左手，可這種做法，只會讓他的身體毫無縫隙地貼在他的身上。

如此親密的接觸讓蘇破非常不自在，想從他身上爬起，可偏偏雙手忙著阻止他，讓他只能艱難地在鳳巡身上稍微磨蹭了幾下，借力使力坐起。

於是，當他坐在鳳巡身上時，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對方身體的變化，窘迫氣惱的想離開，反倒被揪得更緊。

「我向來喜歡人家這樣伺候我，你可要記住。」

蘇破聽完，連掐死他的惡心都冒出來了。「我記你去死！不要臉的下流東西！」

「嗯，這個不要臉的下流東西，今晚一定會得到你。」蘇破就繼續惹怒他吧，兩人在床上才能玩得更加「愉快」。

反正，他們綁在一塊，能分開的最遠距離也只有幾尺長，要避也避不開，他當真想對蘇破做什麼，蘇破能逃哪去？

蘇破聽得俊俏臉龐忽紅忽白，最後咬牙道：「你可以試試，看看到底是誰得到誰！」不要忘了他也是男人！

鳳巡沒料到他竟會發出如此驚人的宣告，笑得像是偷吃雞的黃鼠狼。

「好啊，咱們就來比試比試。」

想得到他？他活了千年倒從沒聽人這麼說過，他可真想知道他想怎麼得到他。

若說本來只是想要整蘇破，他現在是真的對蘇破起了興致了。

而一旁的馮珏看了眼面無表情的陰陽，再看向那兩人，徹底無言。

怎會變成這樣？這宅子……不會明兒個就被他們夷為平地了吧。

位於三進的單房裡，在掌燈之時瀰漫著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氛圍，陰陽早已經機警地回房休憩，馮珏更是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。

「過來。」站在浴桶邊，鳳巡沒好氣地道。

「過去做什麼？」蘇破緊抓著屏風不放。

「沐浴，既然要辦事，自然要先將裡裡外外洗淨，是不？」

「辦什麼事？」

「還能有什麼事？」鳳巡不禁發噓，突覺他這傻樣倒也挺有風情，扯著拘魂索硬是將他拉進懷裡，雙手握著他的臀，蹭了他幾下。「不就是這事？不過你別怕，這幾百年來，我已經相當上手，絕對教你欲仙欲死。」

「你……你以往不是喜歡女子的嗎？」蘇破羞赧欲死，可偏偏掙不脫。

可惡，他為什麼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？雖說身為城隍，他能使用拘魂索，可拘魂索是拿來緝魂的，對這人是沒用的。

「嗯，姑娘家是不錯，但要是一個不小心有了身子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妥。」鳳巡動手解他的衣衫，發現這拘魂索也挺有意思的，能纏住他的手，倒是纏不住衣衫，脫起來挺省事的。

「你就因為這種原因而找上男人？」蘇破簡直不敢相信。

「我可不打算讓我這血脈繼續傳承下去。」天曉得一個不小心有了孩子，那孩子往後會變成什麼模樣？與其擔憂，他打一開始就連點可能性都不給，永絕後患。

「你也不見得能讓姑娘家有喜。」他不是常人了！

鳳巡頓了下，才又繼續動作，一邊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蘇破閉了閉眼，「我就不信這千年來，你都沒沾染過半個姑娘家。」至今都未出現子嗣，就可以證明了不是嗎？

「沒有。」

面對這個答案，蘇破完全不打算採信，哪怕他的眼神很真誠，沒了平時的囂張樣。「不可能沒有，在你尚未變成不老不死前，你不是最喜歡流連花叢，甚至連宮中都不回去？」他都不想說他十二歲就開葷的事，要不是他不老不死，底子恐怕早就被掏空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要緝你的魂，難道不會將你祖宗十八代都查清？」

鳳巡微揚眉，對他的說法沒有半點質疑。他是專緝逃魂的城隍，要是連緝魂對象的底細都不清楚，還抓什麼？有理。

「可就算我流連花叢，也不代表我非要做什麼。」他只是純粹不想待在宮中過夜，每當夜幕低垂，總教他膽戰心驚。

「你是因為恐懼，所以不回宮？」

鳳巡偏著頭打量著他。他猜對了，可他憑什麼猜對？就算他能翻出他祖宗十八代的過往，不代表他能準確說中他當時的心情。

「隨口說說罷了。」見他眉眼冷沉，似乎在懷疑什麼，蘇破連忙否認，打算轉移話題，然而一垂下眼，驚見他赤裸的胸膛，再往下望去，竟連底下都空了，教他抽了口氣，轉頭迴避，臀卻被緊掐住。

那熱燙的感覺，像是直接被掐住……蘇破傻愣地往自己身下一看，驚見自己竟是渾身赤裸。

「啊—我的衣服呢？」見鬼了，他的衣服怎會不見？這傢伙是什麼時候脫了他的衣裳？

鳳巡從他身後抱著他，赤裸的兩副軀體緊貼著，教他身上爆開陣陣雞皮疙瘩。

「放開我！」蘇破手腳並用地想逃離他，豈料他卻像是銅牆鐵壁，一點機會都不給他。

「我問你，你成為城隍多久了？」他喃著，大手沿著他的鎖骨往下。

蘇破抽了口氣，只因他的撫摸方式教他渾身不住地顫抖著。

「你曾見過年少的我？」雖然這麼一問，可連鳳巡自己都不相信。

如果兩人曾見過，他不可能忘記他的。

「誰那麼倒楣見過你，想猜一個人的作為有那般難嗎？還有，放開我。」蘇破以為自己是聲色俱厲地命令著，豈料他的嗓音卻是虛軟無力得緊，誰教鳳巡的手已經滑到身下，一把攫住了他的兄弟。

「嗯……現在放開，你不難過？」鳳巡覺得他的回答差強人意，卻也無意再打探下去，畢竟現在事情正進展到有趣的時候，提那千年前的事做什麼？

「我一點都不會難過，你趕緊……啊……」蘇破急喘了聲，手緊抓著他的手，可他卻依舊套弄著蘇破的慾望，那堆疊的快意幾乎教他暈眩，他得要一手扣著浴桶邊緣才能穩住身形。

而只要微弓起身，他就能感覺鳳巡的巨大在他股間慢慢地茁壯，教他的腦袋亂成一團，儘管想抵抗，卻是半點力氣也無。

鳳巡一手在蘇破的慾望上滑動著，另一手也沒閒著，在他乳尖上輕擦慢揉，唇落在他白皙的頸間，舌尖緩慢舔過，瞬地感覺握在手中的熱楔顫了下，隨即迸射熱液。

「嗯……原來就算是雲司官也會洩精的。」也是，畢竟是以人形出現的嘛，又不是只有魂魄，如此一來，不能起勁，是不？

「下流！」蘇破回頭就想給他一個巴掌，可他早有準備，輕而易舉地反制他，順便將他抱進浴桶裡。「你要做什麼？你這個下流東西！」

鳳巡笑嘻嘻地道：「你剛剛還在這個下流東西的手上洩精呢。」儘管罵，橫豎一會估計他也罵不出口了。

「你……」蘇破羞紅臉，想避，可浴桶就這麼大，塞下他們兩個男人，連要轉身的空間都沒有，逼著他只能與他面對面。

「喏，好生洗淨，一會讓你更快活。」鳳巡硬是欺近他，替他擦澡。

「你不要碰我，我可以自己來！」蘇破吼著，奪過他手中的皂莢。

「留點嗓子，否則一會可就沒聲音。」鳳巡好心提醒著。

蘇破嚥了嚥口水，不懂為什麼他倆莫名其妙地攪在一塊。明明是要利用他拘住逃魂的，可大事未成，結果他還成了獵物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他擦著澡，餘光瞥見鳳巡那雙在夜裡發出螢光的眸，像是野獸，眨也不眨地盯住他，彷彿正想著千奇百怪的法子把他拆吃入腹。

「怎，等不及了？」鳳巡笑眯眼問著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可我等不及了。」

「咦？」

不等他反應，鳳巡已經起身，順手將他給抱出浴桶外。

「等等、等等，你不能這樣！」蘇破喊著，卻被他一把拋上床，來不及起身，已經被他壓制在床。

「嗯，儘管叫，橫豎這宅子只有咱們，你多點反應，我也滿意些。」鳳巡笑得戲謔，大手沿著他的臉龐往下撫摸，惑人的面容也埋到了他的腿間。

蘇破渾身爆開陣陣麻慄，想說什麼，腦袋卻一片空白。

「你怎能……怎能……」蘇破壓抑著喘息聲，想推開他卻渾身酸軟無力。

鳳巡含住他的前端，舌就抵在前端的小孔不斷地舔弄著，不過眨眼功夫，便讓他硬立了起來。

「沒教人這般伺候過？」

聽他這麼問，蘇破卻連話都說不出口，尤其當他含得更深時，他幾乎快不能呼吸，那股酥麻從腰後直竄而來，教他不禁蜷起了腳趾。

「蘇破，你生前成親了嗎？」像是想起什麼，他又問著。

「我有無成親關你什麼事？」要在這時分與他話家常不成！

「是不關我的事，可感覺你很生澀，彷彿根本不曾與人親密過。」他想，依蘇破這般一板一眼的性子，許是成親前也不會上青樓尋歡，要是不曾成親，那不是到死之前都還是童子雞？

多可憐，他都忍不住同情他了。